

甚少，即使下了課去上班，時間亦還來得及，我就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在宋建勳先生的工程科內擔任收發管卷的工作，後來總務科一位主辦船員證書的蔡技士辭職，那科的科長張恩壽先生是前清進士，其他同事亦多不習英文，關於船員英文證件的審核和英文船員證書的填發，科內竟找不到人能辦，於是張先生同宋先生商量，把我調去接辦這種工作，亦可說是我幸運的開始，竟因此不久被升為辦事員。民國十七年六月，國民政府北伐成功，接收北平部署，需要酌留熟悉業務的人員到南京部內服務，我亦竟因此區區技能，在六十多位航政司職員中，被提名與另外一位副科長一同留用，派為航政司科員，同年八月間，押同文卷南下工作。那時我是二十三歲，至今忽忽二十五年，想起那些仁厚的父執輩，至今常是感念的。

四十二年度同學會會費每人五元，尙未繳付同學，請逕匯入郵局劃撥儲金專戶九一七〇號交大同學會賬戶。

母校之戀

一、南模之吃

交大同學好吃，「小學堂」南洋模範自不例外，早操過後，先到老虎灶熱牛奶，吃完牛奶吃早飯，可以自帶雞蛋之類，我每餐三碗稀飯，每碗加雞蛋二個，「保衛爾」牛肉汁一大匙，鮮滑可口，上午十一點，第三堂下課，羣起奔向廚房搶鍋巴，課桌內多藏有上白砂糖，以此和食，其味無窮。

中飯晚飯都是六人一桌，六菜一湯，有一時期我們一桌規定最先到者做「高飯」，最後到者吃「高飯」，「高飯」者，壓得又堅又硬，米不成粒，高尖及鼻，實無法下咽之苦飯也，大家一早坐定，都要等打鐘才能開動，我們又自動規定大家一起吃。一道菜，把目標放在正中，做個「請」的姿勢，六双筷子，這才一齊發動解決了一道，把空碗搬到旁邊，再一起

解決第二道，最後是湯，間或有小蝦仁十幾只，要用軟硬功夫，快慢適度，才能舉而得其大半。菜裡一有蒼蠅，照章可以換一只，時常是六碗向天，飯猶未飽之時，忽然碗底長出蒼蠅，才能解救，菜不新鮮，規定換一道，外加罰菜一道，每逢自治會主席站起來「諸位同學，今天的豆腐，……」滿堂附和，聲振五岳，這就叫代表民意，順應民心，如無此魄力者，我向不投他神聖的一票。

每逢考試，同學都四時起床，到洗臉間取暖「開早車」，一俟晨曦稍露，大家手捧筆記，轉上跑道，繞場三圈，喃喃自語，肚子餓了，隔河虹橋路上有大餅油條花生米，拿洗脚木盆偷渡過來，在楊柳岸下邊讀邊嚼。（待續）

（續）

唐鏡文